



喜樂與自在——

讀《千年繁華2：喜樂京都》

自由時報記者◎王昱婷



千年繁華2：喜樂京都
壽岳章子著；深田重隆繪圖
陳嫻若譯 / 馬可孛羅 / 9401
320元 / ISBN 9867890949
平裝

如果說《千年繁華：京都的街巷人生》(2003.10,馬可孛羅)裡,壽岳章子細細描繪了京都之所以為京都的那種長年累積的精細,以及生活於京都每日復一日專注的生活態度環繞下的喜樂,那麼,相隔多年再寫成的《千年繁華2：喜樂京都》就是對京都之所以為京都背後的深刻反思。但對於從沒有在穩定中形塑自我文化的臺灣而言,京都傳達的除了美,還有什麼精神,是值得思考的。

做為全世界最著名的古都之一,京都都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即使日本經濟及政治重心早已移到江戶已久,京都對日本人而言,仍具有無比的魅力與距離感。京都的女子,京都的豆腐,京都的染繡以及京都的任何種種,都是日本精緻文化的最頂端。

《千年繁華：京都的街巷人生》中,壽岳章子不說京都的名剎,不說京都的千年及

百年歷史,她談的是現在的生活。但這樣的生活得來不易,是幾代人努力捍衛一個小小堅持匯聚而成的結果。然而,當現代化排山倒海而來,當全球化的浪潮漫天蓋地席捲而來時,所謂的京都文化,在下一個百年,又是何種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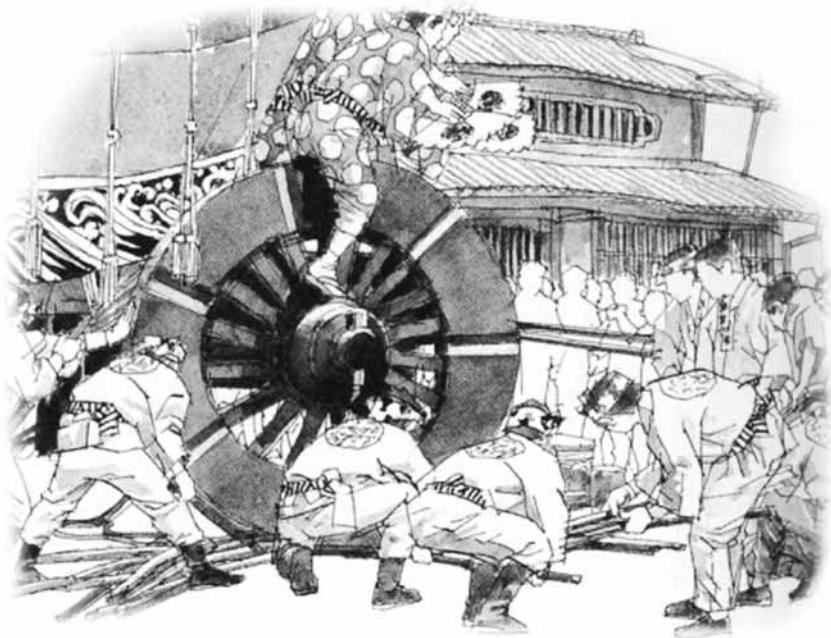
先來談祇園祭吧。祇園祭是最能代表京都的祭典,但在處處是歷史處處是規矩的京都來說,並不是所有京都人都是祇園祭的迷,至少壽岳章子一開始就不是。壽岳章子說,「對於祇園祭,最初我一直抱著淡漠無關的態度,可能因為我就職的大學在下鴨,反而對5月15日的葵祭大感興趣。」(頁39)。

相傳在貞觀十一年(西元869年)時瘟疫流行,為了驅散惡疾,京都人建造祭壇來祭祀,這就是祇園祭的由來。到了江戶時代,由「山」「鉾」的花車遊行取代了祭祀型態,從此沿用到現在。祭典的高潮是16日的宵山和17日的山鉾巡行,這是祭典中最精彩的節目。鉾車幾乎全是木造的,極為笨重。每個車輪大約有兩公尺高,二三十公分寬,只能前進後退,不能轉彎。到了要轉彎的時候,地面人員就會從車子下面拿出許多竹子。每支竹子被縱切成兩半,長一公尺多。將幾支竹子沿車輪方向,放在前輪前方當作軌道(相當於火車的鐵軌)。接著,將

其他的竹子依序排在上面，但稍微前進些，偏一點角度，如卷繖花序狀。再配合大木楔、繩索和人力強行牽引。車子就能夠一點一點的轉彎了（也有例外，因各家做法不同）。因為工程浩大，所以每次轉彎九十度，大約要花十分鐘至半小時不等。

穿過狹窄的街道，在這個太空時代，傳統的祭典還是會讓人有簡單的美好感覺。就像壽岳章子所說，在這世上，人不可能只問合理性而活著。

對京都人而言，祭典是一場猶如幻夢的高潮。壽岳章子特別觀察工作人員的表情。



▲ 圖片取材自《千年繁華 2：喜樂京都》頁45

祇園祭、葵祭是京都兩大祭典，但性質不太一樣，壽岳章子說，「若以比喻來說，葵祭便是繡有優雅圖案，在京都町內流動的衣帶，而祇園祭則以一座屹然而立，卻有點晃動的塔，在與葵祭活動不同的區域內，以一種特別強調式的熱鬧，一邊遊行，一邊讓京都喧騰歡鬧。」（頁40）

然而不容否認，祇園祭的熱鬧與高知名度，每年為京都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潮。然而這畢竟是京都人的祭典，想到每年，總是有人會在這幾天的夜晚，抬起山鉾車，笨重的

她說「山車和鉾車雖然是祭典中最值得觀賞的主題，但是我個人卻特別喜歡看這些工作人員。尤其是前面也提到的南觀音山，當它巡行時，那位曾經兩度競選市長和京都府知事的先生，一臉毫不在意的表情，站在眾幹事的最前面，帶頭悠然步行。看到他如此投入，真是令我由衷敬佩。祇園祭如同一個螺栓，在他不平凡的人生當中占有一個明確的位置，思及此，其他人不也如此嗎？他們都各自擁有千變萬化的人生，卻也都將這一年一度的例行事務，納入自己人生中的一部



分。」(頁52)

「祇園祭的參加者是實際進行祭典的人，……觀賞者本來就是未經他人允許自己跑去看的，說來祇園祭自古以來，就不是一項以表演為目的的活動。這祭典是市井百姓從自己的生活中衍生出來的，而我們只是搭人之便間接觀賞這場演出罷了。」每年的京都人花費巨資去裝飾這些山車上的山，「但不管投下多少巨資，以及付出多大的勞力，一種不得不然的內在使命感，才是祇園祭的原點所在。而它，乃根植於生命的喜悅。」(頁55)

然而，在這樣全民參與的熱切中，也有一些東西，逐漸在浮現。「現代化」是最大的敵人，京都的街景在改變中。許多該是美麗商家毗連而立的地方全都不見了，而許多擁有山或鉾的町，在夜晚根本成了無人巷。而大廈的出現，也使得支持祭典的人逐漸消失，有好幾個鉾町阻止了大廈的興建，或是正在抗爭中……

這是觀光客所無法察覺的事，卻也是壽岳章子沈痛的心情。與《千年繁華》的溫暖不同，《喜樂京都》的第一章就寫下了祇園祭的種種，壽岳章子說，「祇園中隱含了京都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它是京都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標的。而在這個時間點的祇園祭中，京都危殆的局面與盡力對抗的希望還在拉鋸，未曾休止。」(頁58)然而，壽岳章子說，寫作此書，並不是在為京都即將沒落而撰寫墓誌銘，而是要寫出在京都「生於斯、長於斯」的期望。

對亞洲的國家而言，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後所發動的種種侵略帶給週邊國家的痛苦，仍無法磨滅，而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教科書中將入侵中國

以溫和的漢字「進出」代替一般人認為應該使用的「侵略」，更是不能諒解。「進出」雖然也有入侵的意思，但比起「侵略」仍然溫和許多。

其他國家的人認為日本人反省的不夠。戰後近六十年，日本平民一直認為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對天皇效忠而發起的建立大東亞共和圈的戰爭失敗，對日本人而言，到底要對別國道歉到何種程度？其間存在的認知，或許這是日本看待戰爭的文化差異。對於被日本殖民統治過的臺灣，感受更是奇特。

平民自然是受害的一方，不論他們的國家是否為戰爭的發動者。對文明古都而言，戰爭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膽戰心驚。因為沒有像其他地區一樣被日復一日的密集轟炸，京都被列為非戰災都市。而被列為非戰災的都市，京都好似安然度過戰爭，然而，戰後的歲月更為嚴苛。京都人，有親人死於戰爭，有商店在戰爭中努力存活下來，但更要面對現代化的考驗，在戰後初期，因為自信與物資的雙重匱乏，一間間作者心愛的店家及町區消失了。做草鞋的雁屋在戰後因為老闆夫婦辭世，加上後繼無人，就這樣消失了。但也有店家在戰後努力讓自己成為名店。就像做果子的「鼓月」，女將中西美世在戰爭中失去了至親，靠著沿街叫賣自製的洋菜凍及其他糕點把遺腹子拉拔長大，自然也對反對戰爭及支持和平的運動特別共鳴。而現在鼓月在中西美世的努力下，也朝向名店之林。

就像有名的茶具店菊光堂，作者有回問該店主人，是否從以前就是經營茶具。結果對方回答：「『其實不是。我家以前是賣銅器的，就是像宣德火鉢那一類。但是戰爭的

時候，順應政府的徵召，所以把所有金屬都捐納出去了。店裡全部的貨品，都以細金屬的價值被取走。我家掌櫃考慮很久，才改行做這門生意。」原來是這麼回事。然後，他優雅的表情中滿是哀怨的說：『那時候的工商大臣是岸。』聽到他補充的這句話，我打從心底感到同情，不得不脫口而出：『您府上受到那麼大的苦難，可是那位姓岸的人戰後卻當上了總理大臣。』（頁135）

「『不過啊，沒戰死的就可以回家，這已經是萬幸了。活著生氣和死後埋怨，總是相當不同的。』我禮貌的應和著。但再次沉痛的感受到京都的町區只有在和平中才能存續下去。』（頁137）

戰爭及現代化文明對京都的挫折，壽岳章子寫出了在《千年繁華：京都的街巷人生》中未曾見過的哀痛，即使這樣的哀痛看來也是淺淺的。但優雅是京都的必須，在這種淺淺的哀痛文句字眼中，還是可以看出這位生於京都長於京都女子的極大關切。「京都的確是籠罩在陰影中一點一滴的改變著。就算再不願意，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對那逝去的歷史，我們懷著深深的思念垂首低迴，那裡確實有些什麼在牽絆著我們的心。」（頁78）

千年繁華中，壽岳章子並沒有介紹京都各處的名刹或是觀光客熟悉的哲學小徑、法然寺、金閣寺等景點，而是介紹京都的生活，一種傳衍千年的生活美學。就像很多日本知名的鰻魚店所說的，百年來的醬汁都沒有改變，就是少了再加，少了再加……，千年淬煉出來的京都生活也是如此。在與父母親同住的京都房子裡，壽岳章子一家人找尋

喜愛的店，一直光顧使用著。

時光流轉，母親、父親相繼而逝，有些兒時熟悉的店家在戰後消失。與父母親共同建立的記憶逐漸模糊。一些吃食的習慣也因為家中人口逐漸減少而改變。壽岳章子在消失中，也慢慢加入自己新認識的店，像是被壽岳章子稱為「心店」的竹田醬菜店，就是在母親離開之後，發現的店。讀到此，大家也好像鬆了一口氣，畢竟還是有人在努力著。也因此，壽岳章子說「知道京都還有這麼多人繼承了精湛的工藝，將過去和未來聯結起來，就感到無上的喜悅。京都還是有生機的。這些人扎實的手藝，以及他們對京都的愛，在實際接觸之後，也令我湧出了勇氣，再也不用天天感嘆『京都已經不行了』。有人憤怒、感嘆，但也繼續熱中於工作。這些製造出來無上精緻，而且是實實在在的『物品』的人，不會用什麼『活性化』、『朝未來發展的活動』等標新立異的字眼，只是用自己自傲的技術，與評價者進行交流增長識，從中衍生出屬於各人的『京都論』。於是我也跟著產生了一個信念——不要只在感嘆中過活。我們應該像他們那樣繼續努力。這就是生活在京都的喜樂。」（頁184）

不僅是對一個城市，對生活，也應該是有這樣的體認。這就是京都給人的力量。如果說在《千年繁華：京都街巷人生》中，看到了京都人堆疊出來的生活美感，在續集《千年繁華2：喜樂京都》中，壽岳章子形塑了面對挑戰的京都，以及樂觀的前景。京都依舊令人安心。